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于時和

文忠集卷十九 省齋文藁十九

宋 周必大 撰

題跋六

跋楊愿與王伯勿詩

愿伏承駒父秘校惠示見和鄙句七言四韻二首降歎之餘因成二絶往謝幸幾笑覽愿悚恐再拜 冷官廳事客來稀種緑陰陰結夏帷忽得君詩愜人意

陶家風到北牎時　只今侍讀周夫子屢說君詩似杜詩速把冠塵盡彈却玉堂膏直伴王維（愿數見侍讀侍郎周文盛稱駒父詩有句法故後篇及之）

同年楊謹仲清江儒宗尤工詩仕雖不遇而門人登高第歷顯官者相望也年踰七十自吉州教官奉祠而歸予頃在翰苑得書云東坡直玉堂讀李端叔詩用伴直難呼孟浩然詳考新舊唐書王維傳皆不載曾入翰林況禁地亦非外人可至疑蘇公自有所據然以今觀之

恐無是事蓋諷予不能引類爾他日復寄聲云古今無
詩人監廟予亟懇當路以車輅清曹招之謹仲纔拜命
即掛其冠後數年乃卒今覽贈王駒父詩再引維事見
及猶前書之意也按唐李肇翰林志明皇初改北門學
士為翰林待詔張說徐堅張九齡徐安正相繼為之而
不及維後又改為翰林供奉計一時材藝之士畢集于
中如維能詩善畫有清名固宜預選新史既採雜說載
伴直事于浩然傳則維傳自不必書矣謹仲亦善墨戲

見予家舊畫草虫因作八物于後至今藏之每懷其風度未嘗不悵然也紹熈二年二月三日

書韓忠獻王帖

治平四年九月韓忠獻王罷政判鄉郡㑹經度四事十一月改判長安前官天章閣待制王舉元先一月徙陜西都轉運使以龍圖閣直學士吳中復代之度未至而忠獻實來俄又徙舉元知慶州改命天章待制孫永漕陜西前一帖與都運待制得非舉元或永乎其云欲到

驛亭攀違彖在朱宅疑彼不敢受謁故避于他所王俟暮夜方遣此簡賓主之敬然後兩盡後一帖與參政尚書即趙公叔平也末題正月七日而紙背乃邠兵張祐訴牒猶稱治平五年者是歲正旦改熈寧元年詔書未到耳趙公是月二十三日自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出守徐州通問時尚在朝也始予幼年猶見士大夫簡尺多起草葢幅少辭寡初不爲勞稍長頗藏名公親帖以此集本所載類經删潤如六一先生書藁尤多王晚年名

位德業盛矣其于尺牘尚無不敬今之後生肯如是乎紹熙二年二月十八日四世孫新全州使君邈來求考訂因為及近事且以成亡友劉子澄之志云

題楊廷秀浩齋記

友人楊廷秀學問文章獨步斯世至於立朝諤諤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當求之古人真所謂浩然之氣至剛至大以直養而無害塞于天地之間者師友淵源厥有自來今讀浩齋記乃知嘗授教于劉公公之賢可知矣

其載河南夫子之問與昔范淳夫以程伯醇語陳瑩中殆一律耶廷秀此記不愧責沈矣紹熙辛亥四月既望

跋歐陽邦基勸戒别録

淳熙甲午秋永新歐陽邦基壽卿携書過予滔滔千八百言予愛歎其才每以進修勉之而壽卿素慕龍舒王日休之為人讀其居戒録及淨土文而悦之嘗著勸戒别録求予為序予固未暇也後十有六年奉祠來歸壽卿之録益詳凡經史百家所記與夫近世士大夫善言

善行皆聚而筆之析為三卷總十五門又刻鋤惡種德篇及勸修西方淨業文散施于人惟恐聞者不言傳之不廣視日休蓋鴻雁行也連歲踵門伸前請予曰如子之志雖充棟宇汗馬牛且不能盡曾是三卷安得謂之成書以要言之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兩言足矣上士固不待勸中士必知所擇下士或思戒焉彼誨諄諄而聽藐藐者非所計也壽卿請題其後不復求序云紹熙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書安福劉德禮家紫芝詩卷

安福劉君德禮暨諸弟皆以文行稱于鄉淳熙丁未冬葬其母太安人紫芝産墳左明年又生邑人賦詩記之以予嘗與其先人同預鄉舉來求一言予不暇遠稽方册姑用本縣故事為證昔安福令歐陽萬五世孫郴實文忠公之曽祖歴仕南唐家于安福性至孝兄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于楹鄉人以為孝德所感為著賦頌享年九十四累贈太師中書令後裔仕宦不絶今

劉氏兄弟孝友競爽天應兆矣積善不已則顯親揚名何患不歐陽氏若乎天與人至近尚其勉旃紹熙辛亥四月二十九日

豐城府君便山處士唱酬詩卷

六一先生送佛者慧勤三章雖極道山中之樂而謂不可久者葢惜其才之甚良自棄于無庸欲反之正耳若豐城府君非服胡而顛童也既有妻兒之團圞又有酒果蔬薪足伏臘雲泉松竹娛耳目且與便山處士為隣

朝夕唱酬是真得山中之樂者使六一先生見之必將勸其可以久則久豈復遲子之返耶

題送陸先生赴省詩卷

紹興庚申伯父寓贛州招上庠舊同舍太和陸先生府字聖修居館下命子姪輩從其學辛酉冬辭赴春闈此送行詩卷也時初得雩都羅愷教授所傳駱賓王集善本七兄戲效其體作序頃刻而成託名尚親長道詩則尚自為之第二篇乃大兄所賦以上惡札皆予筆也第

三篇大兄為二兄作仍代書焉第四第五篇七兄與予自賦自書第六篇十弟第七篇李親及之詩并字亦出予手當是時長道年二十有五大兄二兄遞少一歲及之年十有九七兄年十七予年十六十弟又少二歲今五十年矣中間陸氏子以元本相遺留置篋中紹熙辛亥五月二十五日因曝故書覽之太息葢長道大兄十弟墓檟森然惟予與二兄七兄白首相從而及之猶居

贛云其題

題山谷與韓子蒼帖

士大夫少負軼材其詩章固已超絶然須經前輩品題乃自信不疑正如參禪雖有所得猶藉宗師之印可耳陵陽先生早以詩鳴蘇黄門一見比之儲光羲暨與徐東湖遊遂受知于山谷晚年或置之江西詩社乃曰我自學古人豈所謂魯一變至于道耶紹熙辛亥八月一日

跋韓子蒼詩草

陵陽先生詩草友人陸務觀既刻石臨川又為跋語不

容復措辭矣先生諸孫籍攜以相示為之一唱三歎最後贈張景方一篇由今觀之殆夫子自道也尚半存僅勉燔六字印本互易之比藁為勝務觀謂未必皆定本諒哉籍其善守之紹熙辛亥八月一日

跋杜祁公詩

右杜祁公酬九華吳殿院鼠鬚筆古律詩各一篇吳名宗復字仲庶至和甲午秋自殿中侍御史因論大臣出倅虔州未至改守池陽乙未冬復入臺公詩作于此歲

時年七十有八又二年而蕘仁録本傳云晚年喜為草書而歐陽公詩亦云言無俗韻精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皆紀實也蔣公潁叔心摹手追跋語數十字益得其彷彿云先是淳熙初元公四世孫立道已刻石祁陽今其弟新會昌宰至道復示真蹟敬推歲月題其紹熙二年歲次辛亥八月六日

題胡邦衡講筵詩卷

中興以來侍從百司燕饋之費率取辦于臨安每歲經

筵開講讀及修注官會于學士院府吏治具以為常注講亦如之紹興壬午壽皇初即位力修節用裕民之政守臣趙子潚因條具異時雜費悉罷之歲省緡錢一二十萬歸之朝廷講會其一也是年秋洪遵景嚴以翰林承旨兼侍讀其時為起居郎與洪議用學士院餐錢置酒五行以毋廢故事後遂為例逮乾道庚寅秋益九年矣某以秘書少監兼直翰苑既貫自我出則與院官鄭仲益侍郎同約客而以非經筵官不赴坐此忠簡胡公

見懷之詩所為作也今二十年真蹟尚藏予家因公姪
濟以予和篇紙弊墨渝來求別書併取原詩畀之然當
時忠簡公弟見供張假之臨安遂以為肆筵甚盛不知
事始如此其後壽皇復以所省緡錢歸臨安于是燕饋
如故惟講會學士院仍自為之蓋其費初無多耳明年
某遷禮部侍郎既仍舊直又兼侍講復增三勸為半日
之歡至今不廢云此卷唱酬凡九人惟某與趙子直尚
存可為永歎紹熈辛亥十月二十五日益國公周某書

題趙鑑堂快閣詩

鑑堂趙公和山谷太和快閣詩詞翰殆可相亞當時刻石邑中至今猶存又嘗錄小字本寄其弟湖州使君豈平生得意句耶湖州孫師奭實寶藏不敢失墜來宰太和既重修此閣盡併刻此詩如顏魯公麻姑壇記不妨大小字俱傳也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題于長沙淳古堂

題方季申所刻歐陽文忠公集古跋真蹟

通天下郡邑凡賢傑之鄉與其宦遊之地往往揭名公
宇繪像以事非獨誇耀今昔亦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期有補于將來歐陽文忠公文章事業師表百世佛者
惠勤尚能于公平昔不到之地以六一名其泉廬陵公
父母邦也而廢莫兩甲子祠堂僅列于學宫歴刺史不
知幾人芝草雙蓮何物草木乃得記瑞名堂若亭獨于
公置而弗及此何理也毋乃謂公生于綿長于隨仕于
朝家于潁雖中間葬母一至永豐則又卤服不入公門

遂相忘于道術與紹熈元年太守莆陽方侯實來首創六一堂貌公其上以備闕典復訪求集跋真蹟擇良工摹刻之日聚月裒旁搜遠取凡得二百五十餘篇以較印本其未獲者纔百餘篇指授點畫殆類親筆非石刻比也會徙節廣東猶捐俸攜工以竟斯事其用力至矣

昔韓文公以六經之文倡于唐而其遺書初因公大顯厥後遂以六經之文鳴于宋蓋傳道之宗在焉今侯篤志韓集箋校討論殆四十年傳錄無慮數百家然後定

著善本既牧廬陵復尊事公于故鄉以風勵學者其有補于斯文豈少哉書來俾之掛名卷末不得而辭也三年二月七日周某書

東坡宜興事

買田陽羨吾將老從初只為溪山好來往一虛舟聊從造物游　有書仍懶著且慢歌歸去筋力不辭詩要須風雨時右調菩薩蠻

歸去來兮清溪無底上有千仞嵯峩畫樓東畔天遠

夕陽多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駐平坡　無何何處是銀潢盡處天女停梭問何事人間久戲風波顧謂同來穉子應爛汝腰下長柯青衫破羣仙笑我千縷掛烟簑右調滿庭芳

余居黃五年將赴臨安汝作滿庭芳一篇別黃州即至南都蒙恩放歸陽羨復作一篇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如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遠相保觴絃肆朝日尊中酒不燥緩帶盡懽娛起晚眠常早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丘壠用此空名道

元豐七年十月二日宜興舟中寫東坡居士記陶淵明詩

吾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逝將歸老殆是前緣王逸少云我卒當以樂死殆非虚言吾性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猶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頌吾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元豐七年十月二日書楚頌帖

宜興王簿朱冠卿續編本縣圖經載東坡四事

黃土去縣五十五里東坡與單秀才步田至馬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眞快活人邑人舊傳此帖今亡長橋元豐元年火焚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欣濟未幾東坡過邑爲書曰晉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傍崇寧禁錮沉石水中

東坡初買田黃土村田主有曹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東坡移牒以田歸之

邑人慕容輝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于城南所居有雙楠並植蓋東坡訪之目為雙楠居士王平甫亦寄以詩

某自紹興癸酉迄淳熙己酉三十七年之間凡六至宜興屢欲考東坡在此月日而未遑也今者避暑杜門因覩楚頌帖畧衷遺蹟如后七月二日東里周某題

蘇文忠公以元豐七年量移汝海四月離黄州五月訪文定公于筠七八月之交留連金陵遂來常州度九月

間抵宜興聞通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不知凡留幾日也今觀楚頌帖及公曾孫季真所藏淵明大夫志四海詩皆題十月二日又云宜興舟中寫計留宜興不過旬餘復回郡城自此遂趨汝州過泗遇歲除八年正月四日乃行道中上書乞歸常三月六日至南京被旨從所請回次維揚有歸宜興留題竹西三絶蓋五月一日也同孟震遊常州僧舍詩云湛湛清池五月寒而謝表謂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其為五月無疑是

月被命復朝奉郎起守文登次韻賈耘老云東來六月
廾無水仰看古堰橫奔牛七月二十五日與杜介遇于
潤之金山贈以古詩八月二十八日復贈竹西無擇長
老絶句則在道月日歷歷可考其冬到郡五日而召自
此出入侍從以及南遷逮靖國辛巳北歸竟薨于常不
暇踐種橘之約矣其帖今藏寓客董伯𢮽家董氏世為
東秦名儒曾祖暨大父在高皇時繼掌外制士林榮之
伯𢮽亦篤學嗜古能濟其美者也

公熙寧中倅杭沿檄常潤間賦詩云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又有買牛欲老地偏俗儉之語卜居益權輿於此

滿庭芳詞作于元豐八年初許自便之時公雖以五月再到常州尋赴登守未必再至陽羨也軍中謂壯士馳駿馬下峻坂為注坡其云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注平坡益喻歸興之快如此印本誤以注為駐今邑中大族邵氏園臨水有天遠堂最為奇觀取名于此詞云

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任禮部尚書辨御史黃慶基論買田事云謫黃州日買得宜興姓曹人一契田段因其爭訟無理轉運司已差官斷遣不欲與小人爭利許其將原價收贖令公之孫曾猶食此田豈曹氏理屈不復贖耶當時所置不止此也

重題

三年前寓陽羨嘗考坡公到邑歲月書于楚頌帖之後茲來長沙值二別乘皆賢而文南廳張唐英毘陵人北

廳蘇仲嚴則文定公四世孫也復書以遺之紹熈壬子五月一日

題權邦彦草書舞劒器行

樞密權公進士起家當靖康擾攘偕宗澤邀擊金虜功雖不成斯亦壯矣旋以智畧被遇高廟紹興初由兵書踐西府未滿歲薨于位不及有所設施今觀草書杜工部舞劒器行龍蛇飛動得顛張醉素之遺意前輩文武自將不名一善大率類此後題庚戌中元葢年五十有

一辭免起復發運使時所書風塵澒洞王室昏殆有感

云紹熙壬子七月二十一日

題張無垢手書

永嘉陳求仁同僚期月端方篤實相助為多臨行出無

垢張公與其先君子手書二十幅乃知父師淵源有自

來矣其云大學一篇學者入聖域衢路又云聞見所得

不如踐履之深又云接事遇物于不可意處試吾所得

此最親切者又云閉目潛視六十以前已行是非自進

自退亦一快也凡是四端所以修身所以誨人周禮盡在魯矣尺牘云乎哉後有汪玉山一帖葢守東陽時也

紹熈壬子八月十日

題吉水宰陳臧孫邑計録

廬陵民繁賦重調守甚艱而支邑號吉水者地當孔道為令尤難緩則政弛急則訟興不以計免輒以罪去吏部南曹榜闕于門選人過之側睨不敢就淳熈末部以闕上三省時予當軸故識修職郎陳臧孫以其修身知

其能治人以其篤學知其能勤民乃奏而授之或譏朝廷不當除令予笑曰開元盛時明皇親策縣令于宣政殿擢韋濟宰醴泉令倉庫門尹吏至卑者皆得進擬守令固號民之師帥乃反不可况堂除大縣中興自有定制耶或者乃已明年予罷政歸田里過其邑則民愛之吏畏之異時人情窘迫煎熬之態雍容愉怡矣官府摧敗荒廢之餘葺治嚴整矣部使者交薦于上士農工賈爭舉留于下予喜問臧孫何術致此也徐示邑計錄一

編則凡二稅雜征財用出納皆推求源流考正名色區分件别隨事登載且謂予曰朝廷何嘗加賦于民民何嘗不輸賦于官身不正則吏姦肆治不勤則事失序當取而不取不當取而征焉此之不察一取成于吏富家日富貧民日貧無惑乎督責紛然于上鞭笞日及于下也當是時顧歸咎于賦重而人頑不亦悖乎臧孫請予題其後以告來者予曰良將不學孫吴自足取勝若讀兵書而未悟反足致敗名醫治病在意不在藥彼庸夫

淺識輕用古方則雖參苓不必愈疾人存政舉自有活法此何為者不果作臧孫代去既數月邑之秀士來言曰吏鮮去思久矣今于陳君其庶幾焉將刋計錄願求一言乃為詳記舊說以慰人之心紹熙三年九月十九日

題楊文卿帖詩卷

吉水楊公詩句典實可以觀學問之富字畫清壯可以知氣節之高仕不于其身必利其嗣人今秘書監廷秀

其子也辭章壓搢紳忠鯁重朝廷零陵主簿長孺其孫也如花之正芳如驥之方驤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紹興三年臘月五日

跋東坡詩帖

瀏陽丞新喻蕭君一致五世從祖潛夫元豐七年監盱眙倉坡公歲除前過其東軒留題二詩蓋量移汝州時也按盱眙隷泗州州在淮北其縣治即淮陰故都梁號淮南第一山景物清曠公既樂之而潛夫諱淵蓋慕陶

靖節者其人又可知矣此公所為賦詩也今廬陵闤闠中有樓甚偉江山滿眼徐師川以佳勝名之舊在官倉廨中丞平時監當頗為美仕廣州至號八仙故倉庾氏所居往往有登臨燕息之地名勝或遷謫而來秩高或折資而授令著令猶與本縣令序官近世勞苦卑猥無復官況撫卷為之三嘆紹熙四年正月二十五日

跋黄魯直與蕭氏書

故河南少尹新喻蕭公諱從字從義宰分寧日山谷嘗

修桑梓之敬崇寧壬午寓武昌作此書尋謫宜州未暇卜居漢陽也後九十有一年當紹熙癸丑正月二十一日少尹曽孫劉陽丞一致以示周某敬題其後

跋南豐黄世成銘文

南豐壺隱黄君遯門蔭者二而名弗遂委家貲於季而用則匱志大學博所向落落積善為仁乃不久生自常情觀之可謂四不幸矣雖然不輕許可如陸子靜而序之以銘老于文學如謝昌國而弔之以文揚廷秀令之

歐陽公也挽君有詩李子經鄉之泰伯也哀君有辭兼是四者傳之後世非大幸與假令君而貴而富而合而壽雖有得於身必無聞于久殆未可以此而易彼也因其子枏不遠千里來求跋語故書以遺之慰夫無窮之思焉君諱文晟字世成紹熙四年二月六日東里周某

跋壽皇御批魏杞講和時奉使奏劄

魏絳勸晉侯和諸戎狄左氏美之丞相壽春公得非苗裔與何隆興和戎復出其手也雖然山戎納虎豹之皮

而請盟爲力易耳公當狄師在境親冐矢石間關通問然後得其要領視古爲難故晉僅賜金石之樂而公乃藏雲漢之章其輕重亦不侔矣後三十年公之子通判潭州熊堯湖南轉運司幹辦公事驥稱出此軸示臣周某敬題其後紹熙癸丑三月二十八日

跋劉忠肅丞相帖

右忠肅公晚年與張浮休尺牘其第三幅分寫四事而繫以名更無冗語可以爲法紹熙癸丑四月中澣公之

元孫無玷無欲以示周某謹附名于後

跋三游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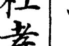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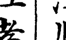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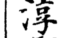
右三游詩總一百七十篇陳冑字聖予其先淮南人而家于衡熙寧中郡守王中和延為石鼓山長時忠肅劉公自御史謫監鹽倉命與二子同遊南嶽馬上唱酬集為三卷公親以長篇繼之詞翰俱美士大夫所當寶藏況其曾玄乎純亦後改字斯立衆允改字公允困于黨籍仕皆不達聖予亦未嘗仕云紹熙癸丑四月二十二

日周某書而歸之劉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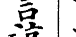
跋盛子謙座中銘

盛公手書座中銘總二百二十字皆盛德事也以此訓于後人其興可必至孫文肅公被遇仁皇遂參大政衣冠相承迄今不墜葢自周廣順元年距紹熙癸丑凡二百四十有三年立言垂範貽厥豈無基耶八世孫文林郎信陽軍判官求道由長沙以示郡守周某敬題卷末七月二十二日









書杜孝恭所記王宣功伐

紹興隆興之間荊襄都統制王侯宣扞禦金人收復鄧經營汝洛戰勝攻取功冠諸將予為秘書少監每于日歷中見其所上方畧後入西府與邊帥論近世名將往往推侯為首侯既没兩路帥守監司列奏軍民思宣萬口一辭最後江陵帥張栻欽夫奏乞立廟加贈諄諄數百言淳熙六年詔以節鉞告侯第非常典也其壻新實州守杜孝恭嘗從侯歷行陣故詳記功伐丐予實其說

夫舅甥親也喜言溢美理或有之然日歷乃信史邊帥皆公論兩路非私請欽夫又不輕以功名許人獨稱侯有邊功且謂士卒每及侯輒咨嗟流涕如談古人嗚呼此豈溢美哉爲書其後使告太史氏孝恭亦慷慨事功其智勇可用他時當牽連得書矣紹熙癸丑八月長沙郡守周某題

題沈傳師碑

道林以四絶名堂沈居其一歲久堂壞葺而扁之又得

沈碑于公帑移置堂上別刻本留郡齋紹熙癸丑十月旦郡守周某題

題向士伯所收溫公竚瞻堂額

文潞公出入將相書考四十勳業光明士民歌舞之其所至名堂多矣惟竚瞻本裕陵之賜詩得威因西戎之獻馬又得司馬文正公蘇文忠公作記與銘故二堂尤章章在人耳目今復獲敬觀文正所題榜使僕生于當時雖為之捧硯所忻慕焉紹熙癸丑會慶節周某書而

歸之向氏

題印山羅氏一經集後

六籍火于秦易繇卜筮傳者不絶詩諷誦人口非專竹帛故二經獨頼以全本朝大儒歐陽公猶致疑于繫辭則其專心致志者詩而已蓋嘗因毛鄭箋傳為之圖譜議者謂公平生温柔忠厚兹有助焉今江西通經之士固多而詩學尤盛于廬陵印山羅氏又其淵藪三歲舉于鄉殆無虚榜六十年間父子兄弟登科第者七人如

川之方增也夫經明必行修豈徒解頥拾青紫而已他日採詩之官出觀風俗考得失使温柔忠厚之教不在他邦非大幸與予雖老尚及見之紹熙四年十一月七日

高宗御批錢伯言奏䟦

右己酉歲二月十日錢伯言所上御舟宿頓奏後有高宗皇帝宸翰二十九字御押在焉葢行在秀州時也初帝于是月三日壬子南渡幸鎮江府伯言先以龍圖閣

直學士為守至是充廵幸提點一應錢粮頓遞官癸丑駐驛丹陽縣甲寅次常州乙夘次無錫縣丙辰次平江府丁巳少休戊午次吳江縣之平望己未次秀州乃批此奏令史局有自元符庚辰至己酉六十年間日録或云陳璹所纂具載庚申發秀州次長安閘辛酉次杭州實如批語而著作局日歴作庚申宿崇德辛酉次臨平壬戌抵杭則與伯言奏同未知孰是按伯言進樞密直學士及錢粮頓遞之命日歴皆不書後數年因丐叙復

乃見殆搶攘中文書散逸後來省記疏畧爾新除秘書少監臣孫逢吉頃為實録院檢討官訪求逸事偶得此本今既名還必將參訂而一之伯言葢勰之子也紹熙癸丑冬至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充荆湖南路安撫使益國公臣周某恭書

題潭州道林寺六絶堂

唐乾符中裴浩作道林寺四絶堂記葢指沈傳師裴休筆札宋之問杜甫篇章也本朝治平四年秋蔣之奇別

為記謂沈杜固無閒言裴本學歐陽詢書寺有詢四大字當為一絶又不應近舍韓愈詩逺及之問其去取如此令三人詩各載集中衆所共知惟表記與歐裴字畫則不復存予既稍葺其堂訪沈碑而歸之復臨閣本歐書併襄陽僧舍裴所作八大字併刻於石葢歐實郡人裴嘗牧此俱不可廢合古今異同之論衍四為六其在兹乎後數日寺僧於壤中得大中十一年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序乃小楷亡其後叚亦作裴筆真贋未可知也

先是堂之題梁著馬氏五代時職位近歲修長沙志遂謂此名創于馬氏誤矣紹熈癸丑十二月旦郡守周某題

先太師潭州益陽縣清修寺留題記

靖康丁未五月一日高宗皇帝即位改元于南京八月四日先公太師以前太學博士被旨使荆湖南北路與提點刑獄官偏行所部會計金穀事載日歷時年三十有六明年戊申六月由長沙歷益陽如武陵郡道遊清

修寺留詩一篇遺長老宗元而不著姓名因康君跋語
始知大畧後六十四年當紹熙辛亥冬某叨鎮湘楚適
天子親見上帝恩及諸臣之家而先公已封莒鄭邠漢
魏唐六國矣即具奏顧以此邦賜先臣履光秉傳之舊
優詔從之遂胙潭國惟是歲月悠遠其在所部獨道州
白石洞有八月二十五日題名葢自湖北回長沙而過
舂陵也遺事則不可推矣他日過諸邑言離騷為文章
之祖既發端此地盡裒古今詩文刻以傳遠使學者知

源流之有自于是益陽宰黄浹首摹禖碑數十通來此詩在焉初未知為先公也覽之矍然讀之潸然殆天誘其衷使心聲手澤久晦復彰以明神靈來燕來寧之意乎夫生而將命没而胙土且幸不肖之孤攝官承乏之表而出之是皆宜書會主僧善信求之叙本末敬書其後四年歲在癸丑十二月一日嗣子某謹記

跋劉提刑家六帖

米元章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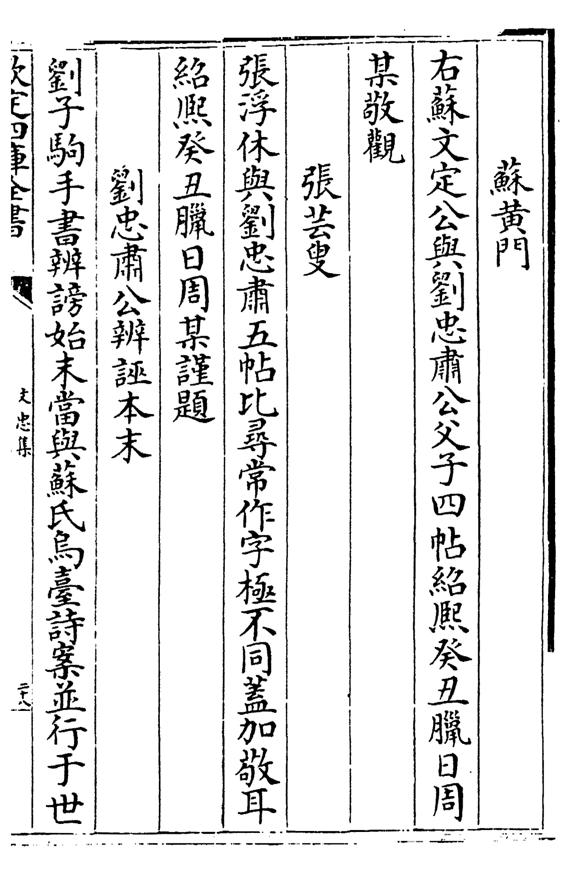
米南宮辭翰妙絶一世東平劉氏藏之久矣紹熙癸丑
臘月周某獲觀心目為之開明

陳大諫

右陳瑩中詞翰皆與劉斯立者曾孫無玷無欲實藏之
以示周某敬題其後紹熙癸丑臘日

宋宣獻呂汲公

劉忠肅公四世孫無玷無欲家藏宋次道呂微仲四帖
紹熙癸丑臘日周某敬觀



蘇黃門

右蘇文定公與劉忠肅公父子四帖紹熙癸丑臘日周某敬觀

張芸叟

張浮休與劉忠肅五帖比尋常作字極不同蓋加敬耳

紹熙癸丑臘日周某謹題

劉忠肅公辨誣本末

劉子駒手書辨謗始末當與蘇氏烏臺詩案並行于世

足以知權臣誣陷之慘而聖朝昭雪之公也紹熙癸丑臘日周某書

跋劉炳先家五賢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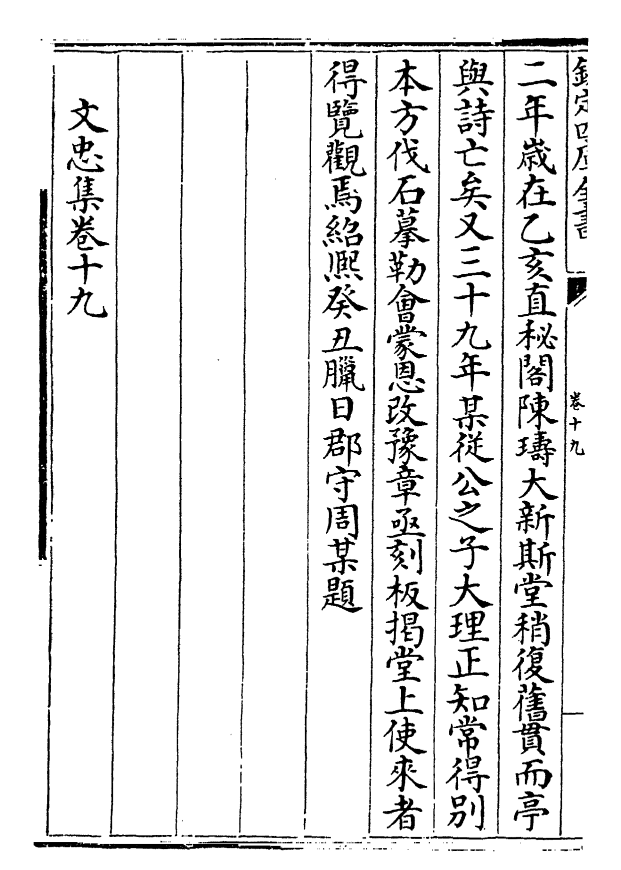
劉君光祖昭祖兄弟自廬陵徙家長沙兩邦賢士如林王盧溪胡忠簡公劉子駒張敬夫楊廷秀又兩邦之喬木皆推其孝友或賦詩或作記或通問諄諄稱道予來假守人無間言甚可嘉也出示前五賢真筆敬題其後紹熙癸丑臘日周某題

跋錢穆父帖

吳越錢氏子孫文章名世者無代無之穆父又以政事取知朝廷行誼見推善類尤可敬也此帖藏族孫長沙主簿選家紹熙癸丑臘日周某獲觀

跋折彦質燕社亭詩

承平時長沙郡圃燕社堂在大池中閎甚宏麗兵火不存紹興三年二月帥龍圖閣直學士折公始葺亭于舊基明年冬移鎮桂林留六絶句一時膾炙人口後二十



二年歲在乙亥直秘閣陳𡾰大新斯堂稍復舊貫而亭與詩亡矣又三十九年某從公之子大理正知常得别本方伐石摹勒會蒙恩改豫章丞刻板揭堂上使來者得覽觀焉紹熈癸丑臘日郡守周某題

文忠集卷十九

文忠集卷二十 省齋文藁二十

宋 周必大 撰

序訓說附

皇朝百族譜序

君子之著書也有心于勸戒而無意於好惡然後可以施當今而傳來裔昔者世系之學盖嘗盛矣姓有苑官有譜氏族有志朝廷以是定流品士大夫以是通婚姻

然行之一時其獘有不可勝言者何也好惡害之也是以進新門則退舊望右膏粱則左寒畯進而右者以為榮榮則夸夸則必侈退而左者以為辱辱則怒怒則必怨以侈臨怨則生於其時者悉力以逞憾出乎其後者貪名以自欺此正論所以鑿杜固義府所以陷不韋而無知如崇韜者所以流涕于尚父之墓而不恥也長沙丁公維臯宿學耆儒慨然以譜牒為任未有聞而不求求而不得得而不録也日裒月聚殆且百家而又推其

源流條其派別自微以至著由遠以及近疏戚窮達可指諸掌如嘗從其父兄而友其子弟也如與之同鄉黨而接姻連也不亦博而知要也哉維皋不鄙謂予使序其首予曰書不待序也然維皋之意不可以不明葢世臣巨室則必書讀者可以知先烈之有貽而思保其閥閱也方興未艾則必書讀者可以知將相之無種而思大其門閭也至于四姓小侯重茵疊衮則知無兩漢敗亡之禍勲臣勞舊傳龜襲紫則知無三世道家之忌上

以彰國朝人物之盛下以為子孫昭穆之辨向所謂有心於勸戒而無意於好惡者不在兹乎他日其得益多其編益詳上之太史傳之薦紳予亦將乞其副而寓目焉對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諱或可勉也紹熙二十八年十一月既望東里周某敘

葛亞卿廬陵詩序

崇寧初元詔凡置學州并選教授二員明年故大司成葛公次仲以道德文章首應新書分教于廬陵方新法

之行吏狥時好凡答問稍與王氏殊者輒以異端坐之公獨越去拘攣寫意篇什其美刺比興深得詩人吟咏情性之旨不但貫穿今古摹寫物象而已時著録于學者幾千人其承公講畫為文詞者皆有可觀故顯謨閣直學士劉公才卲年甚少才最高公力薦進之學日成已而登優第掌内外制以歌詩名四方清婉有唐人風至今人皆樂道一時師弟子之美而未知公推賢揚善之必有後也隆興甲申公子右朝奉大夫立象來守此

邦于是耆老搢紳褋然稱曰夫數窮六十美周必復向司成之在吾州也亦以甲申謂天非報施耶何歲律之適同也萁竊按魏劉馥為揚州刺史聚諸生立學校後其子靖守廬江詔曰卿父昔為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惟公賢父子傳世濟美事適相類州之士人思欲明于大君紀于策書而不可得又欲歌武公之緇衣詠召伯之甘棠而不可盡乃相與裒公舊所留古律詩得二十七篇告於教授林仲熊將刻之石而俾余

為序夫詩固非待序而傳也若公特立之操好賢之心積善之報總總章章其實以壓氓與聞之隱而弗宣非人情也故為推本末而題其首十二月一日

送黄秀才序

宜春黄生景雲學廣而辭贍著詩文數萬言意欲窺鮑謝之堂奥者國家舉場一開屠販胥商皆可提筆以入而生獨皇皇焉望棘闈不得進是可憫也昔公治長越石父皆在縲絏一遇聖賢或明其非罪或贖以左驂其

後卒有聞于世今生雖嘗為有司所誣幸會大赦名未嘗麗丹書也特以不能賕吏抑厭至此嗟夫以生之才使其有過猶將推聖賢之心拂拭之況無過哉予誠憐生而力不足以振之生其歸本郡郡守黄公賢者也予嘗識面焉仁必能哀生明必能直生或謂是當決之外臺予曰轉運朱公史公又賢之尤者也往並為尚書郎予嘗同朝焉其好士也心益切其直枉力愈大生而獻生之文陳生之詞其無以處生耶今年秋試吾必覿生

姓名矣雖然預有以告生士之致遠先器識臣鼇之啟

龍標之詩勿作可也乾道元年三月九日

葛敏修聖功文集後序

糊名取士若棄實務華然主司賢矣自有以得人葢遣

辭近古決非碌碌之士而纖嗇浮艷者違道之文也歐

陽文忠公知嘉祐貢舉所放進士二三十年間多為名

卿才大夫用此以取之與元祐三年東坡先生嗣典斯

事即文觀行所得為多是舉也奉議郎葛公奏名第七

學問文章抑可知已後八十年其從孫璩攜家集相過使予一言昔我外祖給事中王公亦以古文論周秦强弱見知東坡置在前列已而廷試唱名第五政和中入掌書命專用西漢文體為用事者齮摭賴天子仁聖力保全之未幾竟坐元祐學術斥去于公蓋同年進士以道義言之又同門也則予與曷氏不為無契然而公之行實櫻寧李公誌之公之逸事杉溪劉公跋之其文則有澹菴胡公之序在振宣幽光三絶備矣復何言哉獨

一事偶闕特書寧徽荆軻者有待夏無且耶予嘗觀書太史氏按崇寧元年九月乙未詔書定元符末黨五百四十有一人而公姓名在焉由此罷確山宰廢于家越三年六月丁巳始出黨籍人謂公久困當少折其詩乃云從今益勉為忠義一噎如何便廢餐味公此言夫豈以利祿得喪二其心者使天不奪之年得進為于世不負東坡審矣况肯負國乎此事與吾外祖相類皆所謂不易乎世者故表而出之復以其書歸溧溧强學篤行

為文有家法與葛氏者其在斯人與乾道二年十月八日

胡彦英論語集解序

論語記夫子善言簡易明白而褒貶勸戒實同春秋羣弟子總而述之特於稱謂尤為有法凡門人問答率稱子若夫子及對諸國君臣則稱姓以别之如是者十八九獨季氏一篇皆切責冉求之言每章必稱孔子無他絶之也此與春秋夷杞何異推類以求則行夏之時從

周之文管仲之稱仁昭公之知禮筆削徵旨皆行乎其中矣學林胡彦英辨博該貫泛通六藝諸子百家之書而以論語為宗古今注解自漢賈生楊子晉何氏唐韓柳氏周㷤時子本朝邢氏劉原父歐陽子司馬溫公程正叔二蘇謝顯道數十家片言之相涉一說之可取如醫儲藥賈居貨惟患其不備所得既富則徐為折衷而以其先君子隱居口講與夫從叔侍讀公新說繫之又為叢書二卷掇拾遺餘集音二卷考證同異博觀約取

期明道而後止謂予使序卷首予聞聖人之言若近而其旨甚遠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雖大賢有不能盡況後學乎自漢以來乃始擅專門之業黨同而伐異欲以一說盡聖人之藴斯亦過矣惟胡氏世傳春秋學彥英尤致意焉是書也集諸儒之說而以道為之權衡是非取舍不敢銖兩輕重其心間有旨雖殊而理通亦並存不廢務使學者優柔而自求厭飫而自趨非深于春秋能如是乎其用心過漢儒遠矣予故樂為

之書乾道六年四月一日

續中興制草序

嘉祐中歐陽修建言學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于後世則為王者之謨訓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而景祐以後漸成散失于是以門類年次編為卷帙號學士院草録中經兵火文人故家僅傳所謂玉堂集及大詔令者其全書不可得而見矣近歲承旨洪遵起建炎中興迄紹興内禪三紀之間得制草六十四卷序而

藏之復十年於兹矣往者初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乃希世之闊典聖朝所未行有司失于稽考不以表而以議且玉冊中有嗣皇帝臣某之文識者非之逮乾道六年郊祀慶成再行盛禮而臣適以謏聞寓鑾坡之直因援唐主制請主上率羣臣詣德壽宫上表陳請越十一月庚寅有旨恭依又按顔真卿闕雀器之議舊録載順宗之冊凡表箋冊文止當稱皇帝臣某然後一代之制稍應古誼所謂文書繫朝廷大事者其孰加于此

乎乃命院吏裒隆興以來舊藳繼遵所編而以尊號表文為之首其餘制詔等各從其類復增召試館職策問合三十卷繼今隨事附益則卷秩將千萬而未止在乎後之人不倦以續之而已八年歲在壬辰上元日左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權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臣周某謹序

王元勃洋右史集序

文章以學為車以氣為馭車不攻積中固敗矣氣不盛

吾何以行之哉東牟王公之文吾能言之以六經為美材以子史為英華旁取騷人墨客之辭潤澤之猶以為未也挾之以剛大之氣行之乎忠信之塗仕可屈身不可屈食可餒道不可餒如是者積有年浩浩乎胸中滔滔乎筆端矣賦大禮則麗而法傳死節則贍而勁銘記則高古粹美奏議則切直忠厚至于感今惜昔登高望遠憂思愉佚摹寫戲笑一皆寓之于詩大篇短章充溢箱篋嗣子昌祖懼夫散軼而無傳也釐為三十卷屬其

為之序昔葉少藴嘗問公劉貢父精于漢史以其謂杜詩功曹非復漢蕭何為誤用事信乎公曰高紀蕭何為主吏計孟康注功曹也王定國猶知之詩史豈誤哉少藴嘆服公之于學可謂不茍矣官太學時實代秦丞相而直道正辭亦擯弗用晚守鄱陽洪忠宣適獲罪于秦無敢過其居者公獨修舍葢故事坐是罷郡方勢利之門大闢既不闖焉又從而偭之其氣何如哉故因論公文章淵源而以二事實之庶幾來者有考焉公諱洋字

元勃宣和末登甲科紹興初以右史賛善嘗命直徽猷閣歴典三郡所至有異等效云淳熈元年十月一日

周茂振樞密海陵集序

本朝沿唐舊西掖掌外制北門掌内制謂之兩制而非侍從近臣之通稱也太宗時四方砥平人材輩出專以是處文學器識之士禮遇非他官比二府有缺率于此取之惟參知政事蜀人蘇易簡尤被眷奬其自兩制入中書猶未强仕淳化二年御飛白書玉堂等四字以賜

至今號為北門盛事炎祚中興時則有吾宗樞密公茂振以雋明之才辨麗之文受知太上皇人皆以蘇公遇太宗為比踰三十由館閣兼掌書命其後超拜掖垣入翰林三遷為學士每一制辭學者爭相傳誦天子嘗褒諭曰卿久掌内外制中外士大夫咸稱得代言之體紹興三十年復大書玉堂二字賜之其視淳化若合符節公先世亦蜀人也後徙海陵登科者踵相躡所居號叢桂坊世有顯人至公遂大用可謂盛矣公薨嗣子準裒

遺藳得二十三卷而內外制殆居其半葢久官于朝故其他詩文因事而作者少然溫潤精切鼎鼐可知向使天假公年主盟斯文則述作之富雖至于百卷可也准數以爲序爲請予與公同宗同朝不得而辭公諱麟之茂振字也淳熙癸夘正月十日

蘇魏公文集後序

至和嘉祐中文章爾雅議論正平本朝極盛時也一變而至熈寧元豐以經術相高以才能相尚回視前日不

無醇疵之辨焉再變而至元祐雖闗專門之學開衆正之路然議論不齊由兹而起又一變爲紹聖元符則勢有所激矣葢五六十年之間士風學術凡四變得于此必失于彼用于前必黜于後一時豪傑之士有不能免況餘人乎若乃上爲人主所信中不爲用事者所疑下常見重于正論惟丞相蘇公爲然方仁宗右文公在館閣者九年英公責實公首預監司省府之選神宗勵精公則掌制尹京出藩入從眷奬尤渥厥後大用于宣仁

垂簾之際榮歸於泰陵親政之日歷事四朝始終全德獨為儒學之宗嗚呼盛哉平生著述凡若干卷翰林汪公彦章為之序其嘗得善本于丞相曽孫玭適顯謨閣直學士張侯幾仲出守當塗欣慕前哲欲刻之學宫布之四方使來者有所矜式其用心可謂廣矣故以遺之而紀于後淳煕十二年十月一日東里周某謹記

張彦正文集序

有德之人其辭雅有才之人其辭麗兼是二者多貴而

壽益以德輔才天之所助而人之所重也丹陽章簡張
公秉懿好德所藴者厚自其少年才名傑出英俊之上
窮經必貫于道造行弗踰于矩發為文章實而不野華
而不浮在西掖所下制書最號得體其論思獻納皆達
于理而切于事尤喜篇詠格律有唐人風非如儒生文
士止有偏長而已歷事三朝功名富貴曾無間言有以
也夫其雖生晚紹興丙子管庫于朝尚及識公侍從執
政時又因嘉禾聞人茂德從公子仲固游今復與公孫

常平使者君量聯事于湖湘始盡得公遺文讀之回思
三紀前觀道德聽教誨如昨日也君量請記其後竊伏
念祖宗盛際名公巨卿抱負衆美遭時遇主躬備五福
磊落相望至裕陵聖學高妙尤汲汲乎人才知元絳厚
重而文擢參大政眷禮優渥年逾七十以資政殿學士
歸老吳中錫賚寵行士林榮之有子岐嶷致身館閣不
隕世美生保眉壽沒諡章簡文集傳于世常恐中興以
來前輩遺風寂寥莫繼今公被遇高皇出處官職始終

待遇畧無少異若子若孫克世其家又過于彼易名一揆有司可謂公矣表而出之使學者想故國之喬木識衣冠之盛事云紹熙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晁百谷字序

晁氏子百谷生十年已有成人風去年秋袖書過予儀矩肅然音吐琅然予固不敢以童子待也明日以父命來求字請字之曰元歸大傳曰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人之于道奚異于是自洒掃應對之末而達之

道德性命之理惟識其所歸故也歸與歸與無迷其途有始有卒惟聖門是趨子夏之言焉可誣也

田爚名訓

伯雨屢請更名父名既從木木實生火命之曰爚仍以伯雨為字古書爚雷光也班孟堅張平子京都賦皆用之李善注一云光明貌一云有餘光大指則同夫雷而雷電而雨然後可以蘇枯澤物爚乎勉旃他日大田氏之門斯不負命名之意矣淳熙甲辰十一月十四日雪

宴歸醉中書

李叔軫載之字說

乾道乙酉萬安李世南少虞擕贄過我于永和佳士也後七年承之小宗伯引天下賢士李君在焉名則叔軫矣問其故曰夢而改也他日復問字改乎曰方之予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考工記雖有是言然方者實輿也軫實輿後横木耳舉軫而不言輿得非車主於輿輿本于軫乎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車有六等之數而

軨四尺為之首也大哉軨乎詎可専論其形之方而已乎宜推其義易字為載之自今以往學問積于中聲譽華其躬是謂材良而器攻夫然故可以載道而行遠可以載物而不敗雖微王良造父為之御吾之力自不窮矣君屢請記斯語多故未遑暇也後二十年退居廬陵君復具本末固請乃追書之紹熈辛亥正月二十一日

徐大謙名訓

盱江徐次張猶子大倫以族兄名同更曰大謙易序卦

云有大而能謙必豫大哉謙乎三爻俱吉三爻俱利六十四卦中未有如是之美者盍思所以稱其名哉紹熙辛亥十月一日省齋

循齋說

友人胡季懷之子柯字伯信名齋曰循求予一言予告之曰循者順也若無甚難者然董仲舒在漢儒中號為知道其論君子自明于天性凡數節然後至于樂循理則循之為義不既大矣乎及其至也顏子嘆夫子之道

亦不過日循循然善誘人伯信能因董生之言而求夫子之道思過半矣紹熙四年　月　日

金谿鄉丁說

茶寇久未平數日前太學上舍魁劉堯夫純叟來言撫州金谿縣大姓鄧氏傅氏各有鄉丁數千以朱漆皮笠冒其首號紅頭子遠近頗畏之號鄧傅二社傅氏已離析惟鄧氏子雩者有二子（其名忘）長年三十餘次年二十餘皆武勇絶人名應科舉其實假儒耳聞茶寇作即閱

習丁壯自薦于州先是縣别有陸氏尤豪于一鄉頃年轉運司命充都社鄧傅皆隸焉近亦零落獨族人其者行義頗著鄉人議使世其職縣亦視諸故府以為當然由是鄧氏子意稍怠益懼受制于陸則功不在已也然其家僮素輕捷裹紙甲機毒矢善騰趠山谷間尚技癢思與賊角亦其風聲氣俗然也今官軍數為賊因宜命撫守趙燧以禮追請諭委用之意乃借補校副尉名曰聽自為一社毋隸陸氏使徑趨頓吉間萬一與大軍遇

亦勿使相臨苐擇郡縣官一人公平有識畧者護其軍并為之調粮餉破賊必矣或聞臨川尉盧鑄者常侍其父守英川禦蠻有功且重厚可倚否則委趙𤎌自擇其人可也堯夫之言似可信即以告執政明日執政于上前及之後數日其對上曰卿前日論撫州民兵甚好但慮所過擾人耳亦會辛棄疾誘賊戮之遂不復問姑記其大畧淳熙乙未閏月二日

文忠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于希賢

文忠集卷二十一　省齋文稾二十一

宋　周必大　撰

啟

擢雩都尉回交代嚴縣尉第啟紹興二十二年

伏審拜恩北闕佐邑南州膠大舟於堂坳雖非得地始千里於足下是亦假塗拜嘗問之有華激感悰而無藝伏惟某官浩養至大懿文在中早隱釣臺不愧子陵之

後晚言世務蔚居徐樂之先謂宜入校丙丁四部之書云胡出領東南一尉之任蓋孔子嘗為委吏而下惠不辭小官惟我老成素明此道顧於職業何如耳豈以尊卑異乎哉偉績茍聞峻除奚後某成家學淺試吏術疎昔仰堅高阻山川之跋履兹緣承攝煩糠粃之簸揚望見非遥瞻馳更切

賀沈相啓紹興二十六年

伏審誕布策書進持魁柄高宗得説迪我后以康兆民

尹躬暨湯享天心而有一德甄陶伊始老稚注觀竊惟
極治之時斯有非常之佐如風雲之從龍虎勢蓋必然
若手足之視腹心理難偏廢猗與盛事屬我熙朝蓋惟
某官道覺民先智周物表精微内蘊有移風易俗之心
事業外彰皆尊主庇民之術蚤結聖神之眷徧揚嚴近
之班宣勞再總於十連注意彌隆於萬乘吾不見賈俄
興宣室之思使果召參遂理舍人之槖促登文陛晋陟
政塗上方虛己以仰成公則竭誠而入輔威名行遠蠻

夷問裴度之年盛德在人朝野望揚公之相式符帝賚
首冠台躔總萬幾繁委之權宅佐揆辨章之任恥君不
及堯舜昔聞仁義之談致治庶幾成康今展經綸之志
廊廟增重華戎具依某孼析官微挈瓶智小當嚴石維
新之日亦憮懞受賜之人開孫閤以延賢知難遵跡掃
齊門而求見庶遂執鞭欣幸交深編摩奚究

中博宏謝左相啟紹興二十七年三月

藝苑三年僅刺宋人之楮詞源八月誤乗漢客之槎脫

銓曹守選之勞假留府談論之任衆以叨榮而指目心
知踰分以兢慚竊惟宏博之科實待譽髦之士泰陵致
治首舉爇章寍考繼明率循故事逮聖皇之御極叅唐
制以正名昔旄頭彗於紫薇尚勤博採兹東壁明於秘
府益慎詳延試言雖附於春官擬制實關於睿覽惟大
冊高文之有體暨洽聞殫見以無遺乃能合程度之嚴
或可備甄收之數如某者生而孤露長則惷冥坦坦吁
吁屢欲乞天孫之巧奇奇怪怪固嘗送文鬼之窮幸承

素業於百年早竊清朝之一第既迫淵明之為米寧辭蕭傅之抱關鵾化鵬飛絶望南溟之徙猿驚鶴怨空負北山之移鬢雖未黙于吳霜夢已不生於春草嗟予厚方心之靡鑿昧淳于曲突之告鄰回祿祝融悵盧垣之黙赭孫臣孽子宜掛慮之危深繙舊書於怠廢之餘輯冗語於荒蕪之後但勵疲馬而自進其如糞朽之難鐫未能知祭公謀父之詩況於補聖歷侍臣之賛濫巾雋軌鼇巒文埸劌目銥心無鉤章之間見汗顔血指愧巧

匠之旁觀兩端既叩於鄙夫千慮遂殫於愚者謂占小
善率以録容或得之若諸大夫皆曰賢蓋無是也方笑
黔驢之伎盡旋驚塞馬之福来幸固自天恩豈無地玆
蓋伏遇某官經邦哲輔命世真儒道德致君美化漸摩
於庶俗文章入相餘波霑丐於羣材遂容凡下之資猥
被作成之賜寵之所至懼亦難任載念衰宗夙叨雅契
王父中庚辰之第拜先正於龍門嚴君登戊戌之科踵
後塵於虎榜夫何小醜復玷大鈞既祖孫三世以依歸

殆今昔一時之幸會某謹當深思忝冐益務進脩應義理之文敢繼枚乘郤陽之作鳴國家之盛願追李翺張籍之風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湯樞思退頌德

此蓋伏遇某官道該皇極德冠倫魁紫樞資宥密之謀黃屋厚弼諧之眷頋調鼎已臻於儒效而化成正藉於人文俾多士之知歸繫宗工之是賴夫何小醜亦播大鈞靜思僥倖之来盡出作成之賜

陳樞誠之頌德

某官温良而剛毅廣博而粹純任專緫於樞機望無隆於夷夏起千年之絶學羽翼聖經振一代之修名範模士類有如固陋亦預作成重念孤踪實深榮遇稱韓門之弟子昔已玷於品題用魯國之真儒今復歸於陶冶某敢不仰銜恩施增激慺衷

吏部劉尚書才卲頌德

某官學闚百聖氣蓋諸公天官髙玉笋之班翰苑煥金

蓮之炬行躋政路叅斡化鈞每推轂于人才用主盟於吾道眷言小醜初乏寸長自王父之宦遊樂廬陵之風土桐鄉民吏已興朱邑之祠楊氏子孫遂占巴江之籍既獲附詩人之桑梓因粗聞夫子之文章奏薄技於一時固無取者踵大名於三紀預有榮焉第非吐鳳之詞寧免續貂之誚某謹

户部王侍郎俟頌德

某官學闢百聖望重三朝善教得民豈特率地官之屬

懿文經國又將為王度之華每汲汲於羣材尤惓惓於寒畯自惟小醜久仰高山念昔先君嘗依仁於姻婭眷言世父仍託契於子孫既平時師慕以惟勤宜今日作成之有賴

同知舉中書王舍人綸頌德

某官道闢百聖氣蓋諸公黼黻之詞主盟吾道淵源之學砥柱頹波以西垣視草之臣專南省持衡之柄先收駑緩用來汗血之駒不棄中珉將致截肪之寶第慚庸

陋有玷品題流聞道路之言嘗有愛憎之論既求瘢而責備幾刖足以包羞非宗工力賜於主張在小醜難逃於汰斥念得失士夫之常理而去留氷鑑之何心所欣獲遇於知已豈曰自矜於幸得某敢不仰銜恩施增激懦衷

同知舉左史趙舍人逵頌德

某官道闢百聖氣蓋諸公問學淵源其来也遠詞章黼黻有出斯長以珥筆之近臣付持衡之重寄先牧下駟

用来汗血之駒不棄中珉將致截肪之寶第慚淺陋莫副搜揚重念鯫生實深榮遇頃緣賜第聽大名於九陛之間今賴知音塵兩科於六年之後某敢不仰銜恩施增激懦衷

葉校書謙亨啟

科目宏開適在彌文之日儁髦並進猥收極陋之姿惟名實之未孚宜兢慚之併集伏念某少知勵業長昧通方意甚廣而才疎力雖多而效寡念累世擢漢廷之第

而百年傳韋氏之經施及先君早魁羣彦未縱青萍之靶俄成白玉之樓藐焉孤童但欲歸耕於南畝墜此素業又思干禄於明時竊末第以承家省徼躬而知幸摶扶搖而上九萬里望絶飛闕舉管庫之士七十家誰為推轂旋值融風之厄莫施噀雨之功黔其廬赭其垣雖焦頭之不免息我黥補我劓幸尊足之猶存勉輯舊聞來趨大敵況先達具存於矜式俾後來咸識於指歸馳驅鶩駕之追淬礪鉛刀之割畫不成而類狗幾貽下執

事之羞墨誤點而為蠅實賴良有司之鑒茲蓋伏遇某官名冠文章之籙望隆德行之科杖對青藜姑校文於東觀堦翻紅藥竚演誥於西臺親承黃屋之知參預文闈之柄去取莫逃於絶識是非舉合於輿言夫何末至之蹤亦免汰歸之辱某敢不愈勤聚辨小補荒蕪牧羊不廢於讀書奚恤亡羊之患得馬靡矜於為福更思失馬之時

賀湯參政啟 春

伏審光膺帝命入秉政機捨我其誰方待孟軻之治比予於是敢論管仲之卑紫誥誕頒黃扉增重歷考祖宗之世莫難輔弼之臣既知其勲業之優猶俟以歲時之久或尹筵京邑觀恢恢應務之才或抨劾憲臺試凜凜排姦之勇逮名實具孚而無間故廟堂登進而無疑用能成一時莫大之功亦復播後世無窮之聞克遵舊制允屬令王恭惟某官學該流畧而得其宗氣塞堪輿而集以義松筠之摻傲睨歲寒金玉之辭丹青王度隆異

知於萬乘馳英譽於四方備歷險夷徧更中外持節則澄清之效著牧民而惠愛之績聞治劇日繼漢廷臣無出右者輸忠霜簡古烈士何以加哉屢發白獸之樽旋侍金華之讀予惟克邁乃訓久入告於嘉猷天將大任是人果參陪於揆路仰中台之炳煥間兩社以雍容蓋經綸素定於胸中故風采想聞於天下俾后惟堯舜昔聆伊尹之言致治幾成康行見鄭公之効盛德所在烝民注觀弼我丕基將億萬斯年之有賴錫公純嘏何二

十四考之足云某甫出師門遽依陶冶念遠俟癸卯之戌欲歸尋菊徑之荒解北山猿鶴之嘲雖寝遻於東閣備太史馬牛之走豈無望於洪鈞欣頌之私敷陳罔旣

賀湯右相啓 秋

鵷序班庭聳聞大號鳳池宅揆首屬真儒萬邦新巖石之瞻九廟壯覆盂之勢王民皡皡喜色欣欣竊以君莫大於用人國尤難於置相惟高宗之得說若尹躬之暨湯非天私我有商祐於一德夢帝賚予良弼正於四方

豈惟占卿士之從亦復契神祇之望自時厥后振古如
茲逮皇家開不拔之基將二百載凡公府錯非常之輔
餘八十人覩祖宗功德之隆知輔弼賛襄之盛方上聖
勵精之今日實羣工協力之昌期適虛右拂之辨章有
待清朝之英傑考慎久矣延登在斯恭惟某官九德備
躬千齡應運淵停嶽峙凜漢相之威儀玉式金相妙臯
謨之述作粤濯纓而入仕即結綬以登畿甞近城南尺
五之天不離玉堦方寸之地備容訪於北門之邃總神

幾于西府之嚴言仁義於前第見欽王之孟子順謀猷於外誰知告后之君陳及闢巋面以正朝始信同心而合意昔漢嘗尊於匡鼎至唐亦重於鄭覃皆以儒宗結於帝眷進擢遂居於台路委蛇靡出於修門偉治世之登庸掩前聞而增賁而況沙堤甫築玉燭遽調正炎威稍兆於常暘俄膏澤有聞於豐歲天瑞示汝霖之作宫童訛德雨之呼方且致主勲華躋時仁壽如太公宜生見而知者豈管仲晏子可復許哉與國咸休固億萬斯

年之允賴錫公純嘏何二十四考之足云某椎鈍無堪塗窮已甚朝遠須於泮水貧屢貸於監河幸大鈞方播於無垠肆小子或容於有造借之春色倘參桃李之濃陰報以歲寒敢廢松筠之勁節永言欣頌倍百常均

賀王德言除工侍啟

伏審擢登起部仍直鑾坡閶闔晨趨班冠二卿之玉笋絲綸夜草燭摇内相之金蓮增王度之光華聳儒流之觀聽恭惟某官性誠明而守之正氣剛大而養以和學

有師承何止八索九邱之徧讀詞旨已出故雖六戎五狄以爭傳叱開大道之公肯奉正衙之對内外獨司於帝制緝熈無助於皇猷誥屈聱牙備周誥商盤之體條貫義例發聖經賢傳之端洗萬古而空之擅一時之作者咸徯槐庭之直上云何蘭省之斜飛俯酌輿言仰窺睿意蓋南臺清切昔已峩于豸冠而兩禁深嚴兹久儀於鳳沼惟是丹屏六曹之職實基文昌萬化之源覩近者之諸公率由兹而大用聊復假途於踐歷示將當路

以弼諧遜於及斯伯與莫及咨垂之命有若伊陟臣扈

時成格帝之功某本無他長適有天幸陋如嫫母已游

水鑒之中鑄彼鏌鋣即在陶鈞之下

赴金陵教官與張帥啟 紹興二十八年正月

期曲江之集先君昔附于英纏充泮水之員賤子今塵

於屬吏逢遡翹材之館虔修執訊之書恭惟某官九德

備躬千齡應運學窺奥窔邁揚雄荀況之末醇志緼經

綸豈管仲晏嬰之可許早標纓於華貫旋飛鞚於從班

星掖敷綸言語妙於天下文昌帥屬仁義陳於王前十年身在於江湖一日天披於雲霧盍游鳳沼閒兩社以弼諧尚綰麟符鎮東郊而鎮撫黔首樂慈祥之政青衿臻儒雅之風鶚已化於集林久詠魯侯之戾止鴻不宜於遵渚當趣我公之歸兮伏念某佔俾腐儒挈瓶小器暖暖姝姝而自悅涼涼踽踽以何為叨一第於集英効微官於省局職閒無事欽所好也方安斥鷃之飛屋比延燒黯往視之遽困畢方之祟既被誣於京兆甘守選

於銓曹未嘗蹊田而奪牛人皆知此俄使無心而得焉
天實為之濫叨掌教之官靡俟踰年之次豈特揖上官
而褁章服遂將隨先生而息劓黥夫何極陋之資有此
非常之幸雖無絶識能窺孔子之高堅願與諸生共頌
王褒之宣布

方總領啟

結綬登畿久處司存之下采芹在泮又居臺治之中望
繡斧以馳心寓鱗鴻而准記恭惟某官學洞九流而得

其樞要文髙八代而振以英奇靡由推轂之先容自結凝旒之厚眷於今江左視漢關中龍蟠雄天塹之都虎踞儼雲屯之衆𠮟掄才于省户就総賦于轅門解數千牛而刃若新既多餘地上九萬里則風在下方快圖南竚頒內史之賛書歸挈甘泉之從槖伏念某零丁衰結亻亍孤踪昨俯隸於嚴明蒙曲加於眄睞職閒無事欽所好也方安斥鷃之飛屋𠮟延燒黯徃視之俄困畢方之祟京兆之誣既酷丹書之責奚逃踰年悵遠於聲光指

日復依于博約黜盧䞣垣之相吾子尚何怨於祝融息黥補劓以隨先生頋敢忘於造物沍寒在序視履多祥冀加慎於保調庸仰承於眷倚

鄧漕啟

一官効智謬瞻魯泮之芹三月聚糧期御范車之轡曳履未干於賔贊飛緘先慰於典籤恭惟某官節勁而氣和道隆而德峻名在文章之籙才髙政事之科漢石二千幡蓋屢煩於共理齊鵬九萬雲霄方快於圖南上檇

李之銀莵付江繖之金節眀能激濁雪見晛而曰消化足移人草上風而必偃發軿既髙於驪駕特荷即遷於鵷班伏念某佔俾心勤窺天見小有麕鼠怯跧之態無鯨鰲呿擲之才念百年薫緗簡之香懼一旦墜箕裘之業雖徼師授勉讀父書叨逢昭代之右文濟冒末科而干祿養其棫棘正恐為小人之儒舍爾靈龜安能司童子之命孰謂夤縁之至乃居提按之中設鄉校而為文章講道正資於常衮即學官而問得失清平頗美於君

公

李倅啟

結綬王畿久近郎官之列宿采芹泮水載瞻別駕之前星敢遡賓鴻遠傳疊璽恭惟某官鍾英相閥振藻儒林濯濯祥麟為聖人而出也鏘鏘鳴鳳覽德輝而下之入承雨露之恩寖展雲霄之步去天尺五合香已直於蘭闈同德三千簪筆盍陪於荷橐遽高易退自詭外遷輟文部之華資列陪都之副尹王祥政美方著詠於海沂

賈誼名高即召遷於宣室某承家學淺試吏術疎竊一第於太常効微官於省局職閒無事欽所好也方安斥鷃之飛屋比延燒黷往視之遽困畢方之祟京兆之誣既酷丹書之責奚逃踰年悵遠於聲光指日復參於僚屬事大夫之賢者既仰賴於帡幪雖小道可觀焉顧俯彈於駑鈍

周倅啟

十步飛蠅望驥騰而有素一斑窺豹思管見以無階兹

叨泮水之遊乃託貳車之庇念登門之甚邇豈奏記之敢稽恭惟某官材能為當代之師儒術得古人之旨世種陰德其積也長仕際明時所居則大京兆已高於佐理留都更屈於治中雄𨱎剖劇以風生美化加民而草偃歲時甫爾謡頌藹然帝眷王舒詳試頻叅於望府士推嚴助共期留侍於承明某涉世才踈傳家學僻望洋而嘆誰為發於醯雞佔畢而伸自亦憐其書蠹猥冐恩於魏闕容備數於儒宫方春百里之糧徃効一官之智

事大夫之賢者幸仰托於帡幪雖小道可觀焉願俯殫於駑鈍

同官蔡從事珵啟

比叨宸命並列儒官披雲霧以覩天雖諧素願用蒹葭而倚玉寧免厚顏念將佐於下風盍自通於先進恭惟某官氣由直養業以勤精繙十二經而學殖滋豐草三千牘而詞源未竭策奉常之高第蜚儁軌之英聲分教東都誰謂久淹於韓愈別為七畧殆將趣召於劉歆某

用乏三冬體荒四業真孤陋寡聞之學非遊觀廣覽之知正恐為小人之儒安能司童子之命賴餘光之可借庶賸馥之能霑吶甚江公敢並通經之持論思精鄭氏定容閣筆之同僚欣幸居多敘陳罔既

回句容胡主簿大中啟二月

伏審遠勤稱娖来主鈎稽念百里之得賢知四民之交慶伏惟某官英聲藉甚游刃恢然謂宜掉鞅於華途聊復問津於支邑才無不可定為韓滉之奇道或能行豈

害子嚴之悅矧對芧峯之勝毋辭枳棘之卑某舊阻盍簪今遲傾蓋悵占書之未果辱流問之相先感愧交懷叙陳奚既

謝到任啓

文塲被選已慚崔氏之美庄黌舍充員復近鄭公之道德星言命駕晨也入官欲陳一介之愚盡致小夫之牘伏念某最為魯鈍加以惰慵孔思周情大固莫窺於聖域班香宋艷小猶未造於詞林安能繼舊學以承家但

欲誦陳言而干祿豈謂甫紆青綬遽麗丹書念顛躓之如斯悵功名之安在家同楊子乏擔石之儲而晏如貧甚莊周得升斗之水而活耳敢期推轂力與噓枯假留都訓導之官食聖世優閒之俸駑馬力殫於十駕何千里之敢思鷦鷯自託於深林頋一枝而甚足茲蓋伏遇某官温良而剛毅廣博而粹純羽翼聖經起千年之絶學範模士類振一代之修名徊翔姑挈於荷囊調燮即參於槐路以推匹夫納溝中為深恥以哀王孫出胯下

為仁心遂致鰥生亦濡鮒轍某謹當感深知而次骨省厚幸以捫心鐘响豐山何止効喬潭之賦舟浮渭水更當陳白傅之辭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徐漕度除江東啟三月

伏審荛符垂解龍節遽頒息流淮服之山川威振江畿之草木恭惟某官蟬貂雋胄館殿名流詞章為學者之宗德業繫國人之望卷舒以道中外具宜斂惠牧民安其田里而無愁恨陟明將漕道之禮樂而有光華刲天

塹之要津實浙江之鄰部鴒原在望壯轡交馳謠頌迭興既揜漢京之八使機衡對掌更覩温氏之一門某猥以孤生喜聞新命泮林甫試雖暖席之未遑蔭樾可依何寒秥之足嘆中心自韋尺牘奚殫

謝凌侍郎哲舉改官啓時以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禮部侍郎

風鑒月評方覩引類蠟言梔貎猥許充員窺薦墨以雖榮玷雌黄而則愧惟聖主勵精之日嚴羣工舉士之規矧居銓部之邇聯仍以麟經而入侍賢愚坐別固當存

涇渭于胸中褒貶躬行豈止備陽秋於皮裏凡經提拂孰不觀瞻必也譽髦何嫵十手之指如其淺俗將致一軍之驚伏念某業以嬉荒氣非義集守孤陋寡聞之學乏遊觀廣覽之知偶釋耒於東阡遂抱關於北闕暖暖姝姝而自悅凉凉踽踽以何為披雲霧而覩天方適管窺之願槍榆枋而控地俄興風退之災念顛頊之如斯悵激昂之安在人謀拙矣牧羊乃至于亡羊天理昭然失馬復容於得馬未周再歲來涖泮宮瘠餒少寬況免

折腰於五斗支離何用甚慙攘臂於三鍾方官謗之是
虞奚言揚之敢冀適春卿之虛位命碩德以兼官見彈
而鴞炙已求人懷此望待寒而衣裘始索獨愧後時豈
期曲記於孤踪特與加榮於剡奏福固無妄恩知有歸
此蓋伏遇某官蹈德冲和受才英偉巍巍墻仞莫窺宫
庭奥突之容戛戛文鳴如聽韶頀鏗鏘之奏位列中臺
之法從望推當代之宗工為國求賢雖每思於責備待
人以恕終靡廢於兼收謂駿骨之儻来何龍媒之不至

弟憂譾薄難稱揄揚某敢不温故知新而為師誦詩讀書而尚友既逃吏責亦報己知叛去韓門未應為籍湜之輩游揚季諾庶盛傳梁楚之間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張留守壽啟

見彈而求鴞炙久深染指之情待寒而索衣裘方有噬臍之悔忽披薦墨猥玷雌黄不待請而得之其為榮也多矣切以小夫賤隸皆有依附先達之心諸公要人誰無汲引後生之意然選調數盈於十百而舉員歲限於

二三惟其得之至難是以求者甚力飾偽則栖栖而為佞乞憐則俛俛而下心賢愚未免於兼收能否或聞於同滯狂瀾既倒砥柱可回恭惟某官學擅儒宗行為世法靖康初政封章首論於親嬪聖上中興繳駁屢陳於政體觀立朝之節如此則荐士之公可知故每務於得賢庶少裨於報國如某者濫巾泮水斂板朞年既無文采之足觀又乏行能之可取辱知辱愛曾未効於絲毫自衒自媒恥或同於士女方將三沐試効一鳴然而挑

李湍庭液槁何用騅駓騄乘駑緩奚施足趦趄而欲前顔忸怩而遽止豈期風鑒騄賜月評奬之問學之淵源已浮于實許以搽修之嚴静更省其私榮同一字之褒賜重千金之璧水擊而鯤鵬化固未萌萬里之圖月明而烏鵲飛幸已有一枝之託眷存厚矣感激謂何再念某才雖無他志實有在仕則欲行其義窮則獨善其身敢思吐茹於剛柔深戒磷緇於堅白區區所守初不作小有才之謀烱烱自期持以為大君子之報過此以往

未知所裁

上徐漕啟

伏聞以賤事貴禮雖盡而情或踈以愚慕賢心既降而誠則至眷言小醜獲附餘輝盍陳尊德之言且叙願知之意恭惟某官材全不器道廣難名學富而得其宗故雖博極古今而守以約氣剛而集夫義故雖充塞宇宙而濟以謙馳聲早蓋於諸公踰冠亟游於三館握蘭銓部笑馮唐白首以何為剖竹括蒼顧賈至二毛之奚有

貝錦倏興於萋菲譊波遂至于沸騰結何山杖屨之緣作苕水鼂魚之主彼方殫於人偽此獨任其天真曝輔臣拜罷之圖時話瀛州之舊纂列聖設施之要續成遷史之書天之未喪斯文道之將興也命隻旌淮甸起膺分土之榮一節江圻旋試裕民之手簪槖即躋於嚴近縉紳咸切於依歸矧如瑣瑣之姿尤劇拳拳之志昔也相望兩地尚思跰足以羸粮今兹仰託二天敢怠師承而問道縱曲木靡堪於應用而良工寧忍於遺材倘矜

達巷之黨人許列韓門之弟子則風斯在下雖未圖九萬里之飛若錐之處中或可備二十人之數

謝舉狀啟

鑽仰期年未有求知之道題評數語驟為行己之光緇衣之好雖濃華袞之褒豈稱伏念某修名未立雅志多違學昧本原力勤而功甚寡道迷涯涘齒壯而氣則衰念家惟詩禮之傳且世負廉平之摻一官拓落十載棲遲如彼駑駘敢與騂騮而爭駕譬之鳧雁但違矰繳以

求全故雖值於聖時每自安於調選知者憐其守常而可取娟者謂其抱拙而可欺蓋嘗坐困於樊蠅尋亦來歸於塞馬揭領半環之水獲趨數仞之墻官盛則詇斯言何恤仕優而學此願倘從頋慚下愚不移之資初乏孺子可教之質不圖眷奬特與薦聞善事上官既靡失於名譽無以下體又典釆於非對自非汲汲于羣材誰復拳拳於孤進玆蓋伏遇某官任隆先覺望重中朝足國裕民特其餘事推賢揚善是乃本心惟待士以恕而

取之至公故録人之長而畧其所短豈特周爰咨諏副

皇華之遣固將襍進巧拙敦宰相之方遂容無用之才並綴兼收之列某敢不勉為遠器圖報厚恩叛去韓門未應同籍湜之輩游揚季諾庶㡬傳梁楚之間

回句容范宰卣啟

詔黄疏寵綬璺臨民邑有賢君士無異論恭惟某官名高儁軌知達通方君子學道則愛人是謂素藴縣令承流而宣化聊試長材剏句曲之奥區實仙壇之鄰壤里

閭不隔風俗無殊民既熟於聲猷公亦知其利病諒靡勞於施設可坐致於歌謡雉化中牟方覩異政鳧飛葉縣即踐中臺某久慕風期幸依雲庇曩緣隨牒莫争快覩之光連辱貽書復愧徃酬之後其為感悚莫究名言

賀王德言除同知樞密院事啓

伏審進由内相登貳西樞金炬夜歸未斷玉堂之清夢朱衣對引已推崇政之新班簪紳艷稽古之榮旒冕倚借籌之畧恭惟某官真才帝賚厚德天成道傳孔伋之

中庸氣養孟軻之剛大立言有法視荀况揚雄為未醇致主無私豈管仲晏子可復許久積鈞衡之望備儀禁省之職貴名愈白於一時衆論悉期於大用當戢干戈而求懿德遂搴帷幄而耀台階政本有歸姦萌盡折三軍五兵德之末也非以頌公一日萬幾人其代之是資佐聖某名居魯泮實在鄭鄉初聞制詔之誕頒頓覺江山之改觀以蠡測海豈復為下愚非處士之辭如鴻遇風但欲作聖主得賢臣之頌春陽駘蕩機務優游願調

咼食之和下慰民瞻之望其為依向實倍等夷

文忠集卷二十一